

存在我記憶裡的詩篇

有時列車噪嚷，大地安詳，旅客將行李扶上格架像把自己送還故鄉。熙熙攘攘的列車上人頭攢動，談話聲、行李拖動聲、小販叫賣聲絡繹不絕，卻消融了幾分冬季的寒冷，乘務員制服的天藍色在人群中特別扎眼。列車開了，晚冬的寒風不斷向窗玻璃間鬆動的縫隙裡湧，我並沒有試圖把這縫隙堵上，沒有堵上這來自或是經過我故鄉的風。

我對風有一種莫名的執念，我想起記憶中家鄉的風是潮濕的，鹽味的海風。過去在故鄉的每個夜裡，我都要登上屋頂，等待一個有風的夜晚，嗅著風帶來的海味，然後隨著星河一同被風吹動。我會感覺到自己像是憂鬱的詩人或是倚窗的蘇三，在屋頂上背誦著席慕蓉的《天上的風》，假扮憂鬱的兩蘭花，為落淚的歌者落淚，然後被擔心的父母從屋頂上趕將下來。那時的我絕計沒算到我當真有確實踏上現實社會因壓力憂鬱的一天罷。

同座是鄰鄉的友人，他向我遞來一個剛從小販手頭十元買來的高價紅薯。入手的溫熱，暖了思鄉的愁思。窗外是暗藍的天色，向後急掠的桉木林和逐漸遠離的鋼筋城池，我又想起我當初背井離鄉，第一次坐上列車時，守在窗邊盯起行路美景的樣子，已是很多年前。我覺得我就像手心裡的這枚紅薯，曠日持久地生活在他鄉的泥土，曠日持久地思念著家鄉的泥土。我於是望著紅薯，摩挲它醜陋的，滿載泥土氣息的表皮。

「我要去城裡寫詩!那裡有高樓和玻璃幕牆，有知識的人都在那裡;那裡有電影院和不用趕集的商店街，那裡的人用知識賺取薪資，無憂生活。那是受限在鄉里一輩子也甯想要過上的，知識份子的日子。」讀過幾年書的我對生於苦難，未曾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描繪著城市生活的大餅，以期他們相信我能在城中闖出名堂，好讓我能得償所願的離開我當初所認為的「貧瘠」的家鄉。等真到了城市才發現單有美麗內心的紅薯是不夠的，還需外在的美麗的表皮，不然只能領略城市的「貧瘠」。

「哈哈，大詩人，難得和你一同回鄉。家裡出了你這位虎子，叔嬸可樂壞了吧。」我訕訕的報以微笑，我知道友人不是刻意的挖苦我，他是確實且認真的這樣認為，因我們鄉裡頭的人們都是這般的善良實誠。可又試問這個時代，又有哪位詩人，或是作家能夠單憑一身文筆本領錦衣玉食的呢，我望瞭望身上尚算整潔乾淨的襯衣，望瞭望白紙袋裡包的簇新的羽絨衣服，望瞭望友人舊舊的皮大衣和他那不似青年的滄桑而黝黑的面龐。我從白紙袋裡三件中拎出來一件羽絨服送給他換上，剛好合適，他興奮的站直轉了兩轉，說這件衣服真的能給他嗎。我點點頭，仿佛看見了他以前充滿活力的樣子。

我們過去曾是同所學校的同學，他高我一年級，是學校裡的風雲人物。運動會的頒獎臺上總有他的一席之地，女同學們不乏有為他加油喊得嗓子都啞了的。引得一眾男同學的不滿甚至排擠，我承認我當時也意有嫉妒，但好在認清自己屬實運動無能，四體不勤，拿不到獎牌，受不得女同學們聲嘶力竭的加油。但我分得清五穀，恰巧他也分得清。我們在春種夏收的田地裡逐漸熟絡了。發現原來他不是時時發光的太陽，原來我的寫的詩歌也能受人誇讚。

窗外的天色盡了，桉樹林失去了顏色，遠方有安靜的稻田，我想起「稻花香裡說豐年」，想起周傑倫的稻香，聯想到海子的《麥地》。不知鄉里的莊稼有長成嗎；不知那記憶中的溪穀淺灘還在嗎？李家小孩兒有沒有把雞窩掏了，又是划船去看戲了；張伯的老煙斗快跟他一把年紀了吧；江孀子家的女兒嫁出去了嗎？我那一生深愛的兩人過得好嗎？我剝了已經清冷的紅薯皮，甜甜而緊張地品嚐著絲絲黏連的紅薯心，已是近鄉，卻更情怯。

我想念家鄉的每一個人，每一課榕樹。樹蔭底下老人象棋，周邊圍著鄉里的女人們談天，溪谷淺灘上孩子們追趕結群，稻町裡的男人們揮汗躬耕。是我回憶裡最為特別又日常的景色。少年在樹蔭底下贏過棋，與姨子孀子們聊八卦，淺灘上留下奔跑的足印，稻田裡的秧苗也有我的一份，還有那每天準時的一頓頓可口的熱飯...離別前他們二人緊張的叮囑——沒混出名堂的我我該用什麼姿態面對他們呢。

月光娉娉婷婷，沒在雲中，於是雲也光明。我不再想任何事情，合上了雙眼，或許我就是《圍城》裡的方鴻漸，怯懦，一事無成。但列車到了站，我總不該停的。一位位乘客站起身；一位位乘客拿行李；一位位乘客下車去。我看得他們內心，大部分是喜悅，小部分是憂愁，我呢，我也支起身，和友人落車，一如當初我躊躇滿志上車。

提著大包小包走往回家的路上，鄉間小路換成了混凝土路，兩旁栽種了規整的桉木，白色的樹皮仿佛給鄉里帶來新的生機。路過稻田和應是新落成的廣場，稻田裡停了兩輛播種機如鋼鐵鑄成的巨獸般佇立；廣場有街燈，歐式的街燈和不遠處的稻田有些時代割裂似的突兀。「還有鄉親在看戲呢。」是啊，那棵榕樹還在，樹下支了一塊白幕布，鄉親們坐在自個從家裡拎來的小板凳上。可我們要回家，我們先回家。

遠遠望見家了，正好與友人道別，我獨自而急切地向家走去。

「爸，媽，我回來了...」我把右手的行李換在左手上，緩緩推開門。坐在門

廳裡的兩個人影仿佛沒聽到似得，仍自個看著電視。「爸媽，我回來了。」人影回過頭來對我一顧，楞了幾楞。「爸，媽，我回來了！」人影倏然起身，我再也抑制不住對他們的思念，掙脫開手上的行李沖向前，緊緊地，緊緊地抱住了他們。

「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啊。」我依偎在他們的懷裡，滿繭的手撫摸我沾了風塵的頭髮，我像嬰兒一般滿懷他們的體溫。

那個少年，他因著追夢走出校園，告別父母登上遠方的列車，年復又一年，榕樹葉子凋了又盛放，稻花香裡豐年也荒年，父母夙夜為他憂心思，新廣場落成了，他不在，小路鋪了混凝土，他不在，而今他終於回來，帶著滿腹的思念，像脆弱的倦鳥歸巢，我們不能說他一無所有，我們不能說他兩手空空，他回了巢，就是完整了。

這座小鄉里，百家燈火。遠處的列車仍在既定的軌道上轉。再遠處的城市中，萬家燈火。「原來我也不是一個人啊……」我安心地想到。

(2313 字)